

阳光

□休宁县石田中学 汪红兴

车窗外，天色阴暗灰沉。

在去市人民医院的路上，心里一直在嘀咕，说些什么好呢？出了这么大的事。

“不好了，昨天，我老婆和村人一道上山采茶，不曾想走过一座小木桥时，那桥腐烂了，一脚踹空，整个身子栽下去，头撞向一根小水竹，身边的人立即将其扶起，发现眼睛鲜血直流，立即将其送到镇医院，镇医院不接收，立马送县医院，县医院又不收，只好送到市人民医院，眼球被戳穿了！”几天前的黄昏，接到一多年挚友哭丧着的电话。

好好的一只眼睛，说没了，就没了。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命。这对一个年过天命重任在肩的乡村妇女来说，该是多大的打击啊！听了这消息，我心里一沉。

朋友的妻子是家里的顶梁柱和贤内助，性格和善，上有年过八旬的老母，下有两个孩子，平日在镇上一家企业上班，下班了就到地里干农活，种稻、采茶、种菜。两个儿子都成器，大儿子研究生毕业，在外发展，去年正月，大儿子娶了新媳妇。媳妇的肚子一天天地隆起了，眼看着孙子就要诞生了，朋友妻就要当奶奶了，但同样要去当月嫂了。一大摊子的事等着她，她已买好了火车票，那天下午就要出发了。就在这节骨眼上，出事了！你说，该有多么窝火呢？

我与朋友结交30多年了，平日我们两家走动频繁，我还帮过他家儿子去千里之外接亲，我得去探望她一下。

这已是第五天了，她的情况会是怎样的？

电话里问清病床号，走到病房门口，就远远地听见她大嗓门的声音。

推开病房门，一股药味扑鼻而来，房间内摆了好几张床，都是眼科患者，她就坐在病床上，她小儿子在照料她。

见到了我，她立即招呼我坐下，黑黝黝的脸上挂满了笑容，似乎一点也没有伤心的样子，这让我一惊。她说，刚才吊水结束了，我坐在这休息一会。

我再看她脸部，右眼果然闭合了。她说，这运气实在太差了，有什么办法呢？今天上午，我老妈来看我了，她抱着我哭，我劝我妈说道，没什么关系呢？我眼睛还看得见呢？担心什么呢？

“你看，我的眼睛还好得很呢！”她自信地说道，“别看我只剩下这一只眼，但我的眼力还是很好的呢！”

“不信，你看那窗外那座高楼上有个大字，大美黄山，我还看得清清楚楚的呢。”她指着窗外的远处说道。我朝着她所指的方向远远地望去，果真有这么几个字，我这个高度近视眼患者，面对那几个字，还有些模糊呢？感觉朦朦胧胧的。

“你看，我的眼力还是很不错的吧，过几天好了，我就到大儿子那边去，给他带孩子。”说时显得风轻云淡。

这时一个小护士走了进来，给她量体温，听着我们在聊，插话道：“她的主治医生都说，这位阿姨眼睛好的是最快，只缘于她的心态比较好”。

面对着这样一个普通村妇，看来我所有准备好的安慰话，都是多余无力的！

我觉得，这阴霾的天空中，似乎有一束强烈而有力的阳光，透过层层云雾，直射过来，眼前的一切，顿时变得明朗敞亮起来。

给母亲“扶贫”

□颍上县江口中心学校 祝宝玉

王大妈是我的扶贫对象，膝下无子，老伴也不在了，一个人生活。

对于扶贫这件差事，起初我只当是一桩例行的公事去做，单位督促了便去王大妈家走一走，了解一下她的现状。但随着接触时间长了，竟成了心头的一件事，端午、中秋、春节时也会想起自己还有一个让自己“担忧”的人来，打个电话，慰问一番，每次王大妈的声音都激动地颤抖。是啊，她一个人生活在这世界上无依无靠，竟还有一个“陌生”的我关心着她的生活，能不感动嘛。

本来单位要求一个月去一趟贫困户家里就行了，但这两个月我去了四五次了。帮助她清扫一下卫生，聊一聊近来庄稼长势，宣传宣传党的扶贫政策，我和王大妈每次都说近半个小时的话。那次她硬塞给我一麻袋她刚割的韭菜，我说不能要，她说我把她当外人了。这样一来，我便推脱不了，收下了她的好意。

回家的路上，回想了一番王大妈的话，突然画面又转到我母亲在田间劳碌的场景。哎呀——我竟好久没有回家看看她了。

母亲的年龄与王大妈相仿，虽然母亲有我这么一个儿子，但我长期在城里居住，也鲜有时间去陪她，即使回去了，也呆不了多长时间，就匆匆回城。前两天，父亲给我打电话说母亲风湿疼，连穿衣都困难。我电话里劝母亲来城里医院看看。母亲说不碍事，天暖和了就好了。我“信以为真”，把这件事忘在脑后了。

想到这，我感觉非常对不住母亲。一个与我毫无血缘关系的贫困户都能让我牵肠挂肚，而我却对自己的母亲内心的想法没能足够重视，真实悔愧极了。于是，我调转车头，把车子驶向老家。

母亲不在家，小侄子告诉我母亲在菜园呢。我向村南头走去，远远地就看见母亲俯着身子在提蒜苔，我走近喊了一声“妈”。母亲抬眼看我，很吃惊，问怎么也没打个电话就回来了。我说想回家看看就回来了。母亲继续忙乎手里的活，我蹲在旁边，边薅草，边和母亲说些话。日头落到了半树梢，母亲说回家，家里新攒了一篓土鸡蛋，让我带回去。到家，母亲又把新鲜的蒜苔和莴笋装进袋子里，放到我车的后备箱里。

临别时，我又问母亲风湿疼要不要去城里医院看看。母亲摇头说不疼了，没事。母亲催我赶快走，天黑路不安全。于是，我开着车驶出了村子。路上，我脑子里时而闪过母亲的形象，时而闪过王大妈的样子，不免心生唏嘘。

物质上贫瘠的王大妈需要精神上的关怀，同样，我的母亲更需要我的情感上的安慰，在扶贫路上，我坚持对王大妈的帮助，也要给自己的母亲“扶贫”，不让她孤苦空落，而让她感到晚年的幸福。

土地

□祁门县胥岭学校 孙祁岗

樱桃红了

蒲公英放飞的季节

三两只白鹭

贴着新耕的水田飞行

阳光空气 水和土地

构成我生命的基因

城市应是红灯酒绿

乡村校园还未睡去

此起彼伏的蛙鸣

是疲惫的耕播人

最好的催眠曲

在比蛙还喧闹的
宿舍之间巡查的我
不慢不急
每间宿舍都飘逸着
方便面的气息
窗外虫声似雨还有一
两声不知名的
野鸟的鸣啼

泡一壶谷雨茶
在春夜的深处
用参差不齐的语句
酿一杯春酒
为春钱行

每个节气
不只有气象学的意义
它们还是
我们与土地的维系
不耕不种没有土地
也割不断
我与土地的联系

蝼蛄鸣王瓜生
我从未忘记
我是土地的族系
尽管我曾骄傲地脱离
这片土地……

凌霄花又开

□当涂县姑溪初级中学 吴 静

初知凌霄花，是在《诗经·小雅》里，“苕之华，其叶青青”“苕之华，芸其黄矣”，“苕”是“陵苕”，是凌霄的古称，每读到这两句，就仿佛看到凌霄青的叶、黄的花在风中飞舞，纯粹的颜色相映成趣。诗经语言质朴清丽，凌霄悄然地开在纸上，也怒放我的心里。

凌霄之名始见于《唐本草》，“紫葳”项目下曰：“此即凌霄花也，及茎、叶具用。”凌霄也是一味传统的中药材，《本草纲目》中记载，凌霄花可凉血祛瘀，消肿解毒，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凌霄花性喜光宜温暖，属紫葳科，与紫藤萝、忍冬这些藤本植物一样，凌霄花需借助外物攀援。每年四五月间，藤萝一盛开，便带来满眼的珠光宝气，它就像滴落凡间的仙子，傲气清雅地挂在长廊的花架上；而凌霄花与之相比，倒更像是来自于乡间的质朴率真的野丫头，它们借助于周围的乔木或墙垣、巨石，随性攀爬，攀援越高，长势越好，花开也越多，难怪清人李渔会在《闲情偶寄》中如此盛赞它：“藤花之可敬者，莫若凌霄”。

舒婷的朦胧诗《致橡树》中写道，“我如果爱你，绝不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在诗歌的意象里，凌霄花似乎成了只会攀附、喜欢炫耀的人格的代表词。的确，女性在恋爱中应始终保持自立自重，但凌霄只是一株植物，攀爬乃本性使然，“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凌霄虽依附他物，却与之相托相依，亦能孤寂傲岸、独善其身，拥有可敬的君子气节，实不该遭世人如此非议。相比之下，我倒更喜欢另外一首裴多菲用藤条书写的情诗《我愿意是急流》：“只要我的爱人，是青青的常春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地攀援上升。”短短几句，就酣畅淋漓地展示了忠贞执着的内心，简直就是掷地有声的爱情宣言。

世间攀墙缘树的植物那么多，而独有凌霄花借外物攀到了高处，它开得如此张扬热烈，鲜妍明媚泼泼洒洒，红彤彤映红了一片天。它身躯柔弱，但花朵却敢于和太阳媲美，有不服输的血性与执拗；它执着坚定、积极乐观，有昂扬的斗志；

不怕骄阳烈日，无惧阴湿风寒，耐得住干旱，也能在贫瘠的土壤中生长。更可贵的是，它的花期极长，一朵花刚刚凋零，新的花蕾就在原处结胎绽放，从夏初一直开到秋末花意阑珊时，天地间更迭交替不止，仿佛进行着一场热烈活泼的接力赛。宋人贾昌朝赞凌霄花：“披云似有凌云志，向日宁无捧日心？珍重青松好依托，直从平地起千寻。”凌霄，凌，逾越也；霄，云天也，凌霄不但有着这样令人激奋的名字，更有着一种高雅的气魄，当属志存高远之花！

前几日读到苏东坡的一首关于凌霄花的词《减字木兰花·双龙对起》，也颇为喜欢。东坡爱和僧人交往，喜欢谈禅说法，这首词是应僧人清顺请求而作。“双龙对起，白甲苍髯烟雨里。疏影微香，下有幽人昼梦长。湖风清软，双鹊飞来争噪晚。翠颯红轻，时下凌霄百尺英。”词中，诗人沉浸在一片花开的悠然里，无我、无物、无私、无虑，这种超然物外的意境令人拍案。在东坡的笔下，金红的凌霄花轻飘飘、慢悠悠地离开枝蔓，又安然无声地缓缓而下，这应该是最有禅意的落花了吧！

鸟 巢 □凤阳县教育局 张金球/摄